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五十四回 澳門交兵英將逃遁 定海失守林公見疑

且說英國的印度總督哈丁奇，前應廣東領事義律，率軍艦二艘來中國，小有接觸，未曾占著便宜，旋即開駛回去。現在英國議會多數贊助出兵，並決議支給軍費，他就調集海陸軍一萬五千人，侵犯中國。海軍歸印度水師提督喬治義律統率，陸軍歸大將伯麥統率，以軍艦二十六艘，大炮五百四十門，由新加坡啟碇駛抵澳門。次日，即由司令官伯麥一面發出佈告，揭示封鎖廣州港及河口，一面派軍艦游弋海面，打算進攻廣東。清廷接到警報，曉得戰事已開，特授林公為兩廣總督，責成守禦；調鄧廷楨督閩，防守閩海。林公向來留心英廷政事，對於他們的軍事方面尤其注意，及見英政府決意主戰，也就添備大小戰船，並募漁艇船戶及壯丁五千，責成提督關天培加緊訓練，教習海戰，並於虎門橫檔嶼安設鐵鏈、木筏、暗椿，購置堅利重炮二百多尊，並購同安米船、紅單拖風船，以備攻襲；凡內河各口，沒有砂礁的，也一律增兵防守。

等到道光二十五年五月，英軍司令官伯麥率大隊兵艦駛近澳門口外，林公即用火船堵塞海口，乘著風潮出洋，遇著英國兵船接近時候，就放起一把火來，焚燒敵人。英船見用火攻，又因船中貯藏引火之物，急忙退避，已被毀去舢舨船數隻。英人見了這種設備，也有些心驚！林公便即大張賞格，凡能捕獲英船或破壞的重賞；生擒或殺戮英國官兵的重賞；捕獲軍艦，船中一切，除彈藥槍炮鴉片等外，一概給擒獲人充賞。不料英將伯麥也出重金招募許多漢奸，派他們偵察廣東海口，除卻澳門、虎門以外，何處可以乘虛襲入？你想林公是何等樣人，平日之間辦事已是認真，況且早就料到必有兵戎相見的一日，事前豈會沒有準備，故早已防守得鐵桶相仿。對於嚴查漢奸，格外認真。所以漢奸出發之後，多數被捕，只剩得三人，回報伯麥說：「海口的兵船布得密密層層，連帶漁船艇戶，也都被林制台編為水勇，防守各海口，非但兵艦不能進去，就是光身體一人，要想入口，也要被他們搜查明白；倘然有些形跡可疑，或是言語說得支吾，休想逃得過。看來廣東有了林制台、關提督防守，一時萬難得手。」伯麥說道：「我們的水陸軍隊，難為了許多軍費，又遠涉重洋趕到此間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」喬治義律插言道：「中國的海面很是延長，林則徐只能防守廣東省，不能兼管他省；況且中國的官吏，都是顛頂東西，全朝像林則徐這樣的也找不到幾個。他省的督撫，也不是個個像這林某。

那末廣東有備，好攻他省，一定有破綻可擊。而且中國京城是在直隸，該省也是沿海的省份，我們若能率兵攻入直隸海口，震動中國京城，比較攻入廣東省好得多呢！」伯麥聽了這一席話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立刻傳令啟碇，三十一艘英國軍艦，一起離開粵海洋面。

林公得到探報，倒吃了一驚！料定英艦忽然不戰而退，其中必然有詐，仔細一想，大約他們見廣東準備嚴密，不能得手，必是去進攻他省，馬上飛啟閩、浙兩省的督撫嚴加防守。

那閩督鄧廷楨，就是從廣東調過去的，曉得英國將開戰事，故到任以後，首先傳諭屬下，把各海口嚴密防守，並招募水勇，巡邏洋面，佈置得非常嚴密。等到英國兵艦駛近廈門，意欲窺探動靜，鄧制台即命水勇扮作漁戶，各駕著小艇，乘夜襲擊，悄悄地行近英艦，特用噴筒火罐，向英艦上射放，猛烈環攻，桅帆著火，紅光沖天，英兵多從睡夢中驚醒！初道是海盜偷襲，連忙一面迎敵，一面救火。水勇並不接戰，只管划著小艇，飛也似地向內港去了。弄得伯麥暴跳如雷，傳令修好舵帆，進攻廈門。哪知廈門兵備道劉耀春早已接到水勇稟報，親到炮台上轟沙壘，使敵人的炮火不能透入。那炮台上的炮兵，伏在牆洞裡，瞄準敵艦，連開大炮十幾響，已擊壞六七艘英艦。伯麥本是個一勇之夫，還不肯罷休。虧得喬治義律得知進退，忙向伯麥說道：「廈門防守嚴密，看來不易攻入，何苦徒損兵艦，空費炮彈。不如暫時放棄這邊，另向他省進攻，弄他們一個首尾不能兼顧，我想總有幾處可以得手的。」於是二人議定進攻浙江海口，便啟碇向浙江進發。

那浙江海口第一重門戶，就是舟山，守將總兵張朝發是個有勇無謀的將官，見了英艦游弋海面，卻並不派兵到口外洋面襲擊，只知嚴守海口，直到英艦二十六艘連檣駛來，方才督兵出港。伯麥遣使投書，上面寫著：本國並非有意尋釁，只為廣東林督燒燬英商鴉片二萬餘箱，故而奉命前來索償，只要賠我煙價，許我通商，自當引兵回國等語。朝發看罷，擲還原信，叱退來使，即下令炮台守兵開炮轟擊。英艦也事還擊，不上半時，即便一律退出港口。朝發見了如此情形，只當是炮台上炮火猛烈，以致嚇得他們不敢戀戰，得意非常！一面命手下嚴防海口，一面向上峰報捷。

那浙撫烏爾恭額本是個糊塗蟲，接到報捷電後，也十分喜悅，以為夷人究竟沒用，如何抵得天朝大兵，故把這一回事全不放在心上，只傳令嘉獎張朝發，叫他相機行事。你道那英人所以不戰而退，是否畏懼我們？這都是疑兵之計，先探一個虛實。他們見張朝發的用兵，就知是個無用之徒，因為距離尚遠，炮火射程還不及，他便一味狂轟，無的放矢，徒費子彈。

當下喬治義律便令暫時退出，以長其驕氣。隔了兩天，伯麥即調齊二十六艘兵艦，列陣駛入港口，輪流向炮台轟擊。張朝發也即督同官兵，還炮抵禦，無如兵艦上炮火猛烈，如雨點般射到炮台上，官兵受傷的不計其數。朝發親自應戰，忽一彈飛來，正中左股，栽倒在地，守兵背負而逃。全台兵士見主將已逃，四散奔潰，炮台遂被英夷佔據。他們又乘勢去攻定海，城內素無駐軍，只有鄉勇，那知縣姚懷祥、典史金福督鄉勇應戰，槍聲甫響，都已逃散。英兵又據高阜，集中炮火，向城轟擊，未及一日，定海城開花彈落，城中多爆裂。英兵乘勢緣梯上城。張朝發首先率兵打開北門逃遁，遂告陷落。知縣姚懷祥以守土有責，自刎殉國。

伯麥巡閱各要口，築炮台，派兵把守，復致書浙撫烏爾恭額。浙撫料知書中沒有好話，不願拆閱，竟將原書退回。伯麥本是先禮後兵，今見浙撫置之不理，不覺大怒！正欲進攻，卻巧領事義律趕來，向伯麥報告：清廷得報定海失守，已命兩江總督伊裡布赴浙視師，如其深入，恐多不利，且地理不熟，未可必勝，還是直攻天津為得計。伯麥依言，即同義律率軍艦八艘，向天津進發。

且說道光帝聽說定海失守，憂慮萬分！急召王公大臣會議。一班近支皇親，都一籌莫展。那軍機大臣穆彰阿，以諂諛得寵，平時和林則徐積有冤仇。此時他想林某向來正直無私，屢次定計參劾他，都未發生效力。現在英國的戰事，是他一個人所造成，此乃千載一時的好機會，大可公報私仇，參他一本，縱使皇上信任他，他的粵督位置也難坐得穩。打定主意，就啟奏道：「此次的外侮，追源禍始，都是林則徐在使粵時候對於英商私帶鴉片入口，辦理不善，奸商大喜，燒燬英商二萬數千箱鴉片，還用文書侮辱英王，輕啟戰事，罪在一人。現在要和英國修好，化干戈為玉帛，宜一面懲辦林則徐，一面再和英商停戰議和。」道光帝聽罷，暗想：「林督辦理廣東煙案，固然激烈，但是英兵犯粵，卻被他殺得大敗而逃，不敢侵犯廣東，只怪浙撫烏爾恭額，毫無戰守的才具，以致失陷於舟山、定海。若然各省督撫都像林督一樣，英艦早已全軍覆沒。論情當懲浙撫失地的罪名。林督職守無虧，如何辦他？」對於穆相之奏，未有回答，遂使會議無結果而散。

不料次日故，直督琦善遞呈封奏，道光帝展開閱看，大意謂：英國兵船現已駛到天津海口，且有照會送來，意欲求撫通商，何妨俯順外情，罷兵議和；不過粵督林則徐辦理禁煙，操之太急，釀成戰禍，伏乞皇上恩威並濟，用執厥中，戰禍自可消滅於無形。云云。道光帝看罷奏牘，又去請穆彰阿商議。

哪知琦善和穆彰阿本是臭味相投的好友。琦善素來曉得穆彰阿和林公積有嫌隙，故而英兵艦到天津，他遞緊急封奏，把一切的責任完全推在林公身上，分明是他們內外一起，有心要排除林公。穆彰阿見了道光帝，自然附和琦善的奏牘，並一力推薦琦善赴粵查辦，必能和平了結。道光帝當時被他們包圍，一時沒主張，即派大學士琦善署理兩廣總督，赴粵查辦。琦善接到上諭，先與領事義律約定赴粵議款，然後入京請訓，陛辭赴粵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林公在廣東會同提督關天培加意防守各海口，嚴緝私販，每日總有捉到幾起，每到月終，把一個月中獲到的販煙人犯匯總奏報一次。起初接到批回的廷寄，總是獎勵話。茲將幾次廷寄摘錄如下，以見林公嚴厲驅英國兵艦，並非擅作主張，實是遵奉上意。如奏請剿撫兼施，道光帝批道：既有此番舉動，若再示弱，則大不可。朕不慮卿等孟浪，但誠卿等不畏葷，先惠后德，方是控

制之良法。

又奏請停英商貿易，奉廷寄云：該夷自外於我，是彼曲我直，中外皆知，尚何足惜！

那時候中國尚無新聞紙，京中官場消息，只有宮門抄。外省官場消息，只有督撫轅門抄，除此以外，絕無消息可得。那一日，林公接到京中送來的宮門抄，見上面載著欽派大學士琦善赴粵查辦。林公早知琦善為穆奸同黨，派他來粵查辦，必定是穆奸特保，可見穆奸必然進讒，說我是這次戰鬪的罪魁禍首了。想到這裡，不禁長歎一聲，低頭不語，當即預備移交。隔不多日，忽又接到來諭略云：外而斷絕通商，既並未斷絕，內而查拿犯法，亦不能淨盡，無非空言搪塞，不但終無實濟，反引起意外波瀾，思之曷勝憤懣，汝又以何詞對朕也？特諭。

林公看罷，一喪氣垂頭，一言不發。幕友錢東平在旁瞧見，氣憤填膺說道：「大人這般為國盡忠，對外則英兵不敢侵犯廣東，對內則販煙吸煙，雖不能說淨盡，和各省比較，禁煙成績，哪個不說廣東為最優。現在反得著這道硃諭，連人也氣得死的。」林公微歎道：「忠而被謗，信而見疑，千古引為恨事。如岳飛被害於秦檜，韓信見惡於漢高，也莫不如是。但是，在兄弟食朝廷一日俸祿，總終替朝廷盡一分力量，殺身夷族，在所不計。足下居此已久，對於我的脾氣，當能深悉，今日之事，也不必多言了！」東平也長歎一聲，無言可說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